



【大珠小珠】林塘 广州画家

## 素描关山月

关山月于气功有素养，抗日战争期间，生活艰辛，夫人李小平罹疾，峨眉山有道士擅气功疗法，关山月陪夫人疗疾，旁观者清，竟得静功之妙，数十一年不懈。

关山月，广东阳江人，海之滨也，一生喜啖咸鱼。晚年执笔指画如拳，指近笔管下端，使笔如拳，运毫如运指，提按导送犹如虎跳龙跃。

关山月寡言语，多思虑，不好作为师言；喜远游，不喜近访。晚年于诗学、书法，不遗余力。书画之际，咬肌频频，静穆如钟，下笔则狂骤如风，下笔之前有缜密构思也。

关夫善工人物画，鲜为人知；一生爱洁，家中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。客人如登二楼，皆脱鞋著关家拖鞋。

关山月曾谓：画家须自己磨墨，磨墨可练习腕力，况磨墨时读诗，不令一刻空过。其作画，不喜门人学圃。

观。偶有晚辈在旁，气氛亦极肃穆，停笔之际，喜询问旁观者感，唯汤小铭敢言。

关山月讲话多声调平淡，少有怒发冲冠之言谈，生有节奏，无突兀之处。

1962年-1963年，物资奇缺，画笔之小红毛、蟹爪，羊城殊难求，关山月每进京辄购上佳画笔赠诸学生，学生多念念。

关山月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时力主废弃橡皮，学须以宣纸毛笔对真人看笔落墨，以墨直取形神，力避照搬苏式素描之大忌。善思辨者得益匪浅，终生受用。

榴莲为南洋果王，以泰

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为最。关山月嗜之，曾以榴莲代饭，谓有此足矣。

关山月眉心有一珠痣，人谓双龙抢珠。七十后曾作

故里行，阳江市父母官于县有线广播播其讲话，使乡里人以一闻其声为慰。

关山月曾谓：画家须自己磨墨，磨墨可练习腕力，况磨墨时读诗，不令一刻空过。其作画，不喜门人学圃。

## 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## 以舞送别

这一天，肃穆的灵堂里，极为罕见地响起了轻快活泼的音乐声，20多名身穿黑白丧服的家属，大跳恰恰，节奏澎湃的音乐和进退有致的舞步密密交织，那种放肆的快乐格格不入，使旁人为之侧目。

据家属解释，82岁因为脑溢血而猝然去世的刘山尼，出生于舞蹈世家，他的父亲刘宝山在20世纪70年代将国际舞蹈引入新加坡，家喻户晓。刘山尼是在音符中成长的，举手投足是舞步。成人后，如愿以偿地创办刘山尼拉丁舞学院，把工作和兴趣融为一体。他跳舞、编舞，培养了无数后起之辈，享有“岛国舞王”之美誉。

死者遗孀动情地表示，刘山尼生前爱热闹、爱跳舞，如今三代同堂齐聚在灵堂里跳他最拿手的恰恰舞。把他当作他人生最后的“谢幕礼”，他在九泉之下，亦当含笑。

告别，其实不是句号，而是逗号。这一段旅程结束了，将会在下一个不可知的世界里展开另一段崭新的旅程。亲人无尽的哀伤，是他沉重的脚铐；在开始新生之际，他是不会愿意被亲友的眼泪溺毙的。当亲人选择跳舞送他上路时，我深信，他的身影必然也在当中，欢喜地跳，跳跳跳，尽兴之后，一声“再见”，各自珍重。

对这特殊舞步，我击节叹赏。

## ●随手拍

## 大树底下

□图/文 小新

周末，带一顶帐篷蓬去公园里晒太阳、看书，已成广州人热衷的一种休闲方式。

这位姐姐，选择了一棵大树下的僻静位置，躺着吹吹风、打个盹、刷刷手机……饿了，或许还可以叫份外卖送过来。惬意又放松的她也许没想到，就这样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。

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## 【夜阑听风】彦火 香港作家

## 湛湛真性

又一次，张洁受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，为她的外文单行本推广，期间我也与会。异国重逢，格外高兴；当时凑巧台湾作家李昂也在为她的《杀夫》德译本出版做推广。我们在书展旁的一家餐厅请他们吃饭。

饭局中，张洁谈起她的一本德译本出版多时，一直收不到版税，让我想办法。我让长居德国的黄凤祝兄出来邀请德国出版商吃饭，并居中翻译，还拉了李昂一道——都说她的嘴巴厉害。

翌晚德国出版商应约而来的是两个年轻人，我让张洁不必吭声，一切听从李昂安排。李昂一开腔便像法官审犯一样，把两个年轻人说得抬不起头，连连答

应回去即结清版税。记得多年前，我在杂志做一个特辑，综述内地改革开放对文艺的影响，请张洁约内地一些名家撰文谈感受，她快人快语，一口答应，很快便约了十多位名家文章。出版后，她让我赶快结算稿费，以向她经手的名家有个交代。

可是，因为杂志所属的集团是上市公司，稿费结算有一定程序，需经多重手续，不像一般私人公司，老板拍板即可。

我向张洁解释，她就是听不进去。结果我虽极尽人事，名家稿费最快还是两个月后才结清。她为此大动肝火，几乎为此与我绝交。但，过了一段日子，她已把之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，交情依旧。

这就是张洁的湛湛真性。

## 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## 重逢

我的大学同学丁一峰是一位导演，他探险的足迹遍及全世界，令人艳羨。某次，他刚

从柬埔寨归来，讲述他搭乘的长途汽车没有座位，他不得不躺在车顶，紧紧攥着放行李的矮矮栏杆，像鱼一样被惯性甩来甩去，他宣称，40岁他要退休去做想做的事情。我问：譬如呢？他很神往地说：在清澈的大海潜水。

现在，他早过了40岁，自然还没

有退休，拍片子之余，探险之旅从未减少，比如，从他的视频号，可以看到他在阿拉斯加的摩托之旅。同学聚会之后，他很酷地骑上哈雷摩托，一秒钟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前两天，他骑车从上海西郊，横穿整个上海，绕过道路上的重重分隔，八九分钟的短片记录了上海全城静默了两个月后，仍寂寥的外滩，野草摇曳的石头台阶，涂满沧桑的老建筑散发出永恒的美丽，栏杆缝隙里透露着上海人的坚韧与隐忍。

5月31日，他又发表了一个短

片子，主题是“重逢”。他的母亲住在上海昔日繁闹的淮海中路人民坊老弄堂里，而他住在西郊，无法前去探望，内心无比担忧。5月31日，是人民坊打开紧闭了两个月大门的日子，他一早等在栏杆外，就见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拿着一张出门证，轻声对门口保安说：不好意思。仅仅因为她比规定时间提前了几分钟出门，清瘦的脸上淡定从容……在短片的末尾，老人的背影叠入法国梧桐树虬结的树冠，淮海路红砖的建筑，依旧紧闭的红房子西餐馆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## 人生有很多姿势

环境多么失序，多少“不可描述”，多少“无法预期”，保持着自己的秩序，保持强大的自律习惯、学习状态和行动意志，对抗疫情状态对人的精神损伤。这种姿态不舒服，那就选择一种，不要逼着自己选所谓的“标准答案”。

不能失去这种“修辞想象力”，避免被某种刻板的修辞所固化。我们生活在修辞中，修辞不是游离于语言之外的装饰品，而是人类体验世界、思维和生活的方式，人类的思维就是隐喻的，用施特劳斯的话说，人本身是一种具有隐喻功能的动物。尼采甚至说，“没有隐喻，就没有真正的表达和真正的认识，认识不过是使用最称心的隐喻”。

我们平常用的语词，多是修辞的，清零、躺平、卷、饭碗、大白、远方，等等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……看到这种修辞情境和隐喻的本体，才跳出了视野盲区。

## 【如是我闻】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## 体质孱弱的笛卡尔

好像笛卡尔只有在暖和的时候，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。但他在晚年的時候偏偏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，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个寒冷国度。

据说1649年9月国王是派军舰将他接到瑞典的。问题是，她要每天都听这位睿智的哲学家讲授哲学，但除了每天早晨5点之外，她又腾不出其他的时间，于是这位体质孱弱的哲学家只能早起授课。

然而，这也是笛卡尔自己的选择，据说当时克里斯蒂娜已经提醒了他应该在春夏季节来，但笛卡尔还是在同年的秋季到了斯德哥尔摩。

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，它首先还应该是诗

## 卢卫平诗歌的两个层面

□吴思敬



## 固守大地向灵的境界飞驰

卢卫平是我一直喜爱并关注的一位诗人。2007年我曾在《诗刊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评论《卢卫平：“向下”与“向上”》，指出：“这里说的‘向下’与‘向上’，指的是卢卫平诗歌中的两个层面：一个层面是向下的，执着地固守着大地；另一个层面则是向上的，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。”

如今15年过去了，他的诗歌创作依然坚守着这两个层面。他在最近所写的《诗歌笔记》中说：“诗人最佳的睡姿是侧睡，一只耳朵紧贴大地听种子发芽，一只耳朵朝向天空听星星密语。”

对诗歌感悟的深入，他的诗歌创作又呈现出一种更为阔大的格局，在他的身上，大悲悯智慧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合一。

卢卫平是一位具有大悲悯情怀的诗人，从小经历的底层的生活体验使他始终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，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暗夜。卢卫平有好几首作品是献给他的父亲与母亲的，像《母亲活着》《在雨中送母亲上山》《在邮局填汇款单》《父亲的孤独》等，写的就是对他父母的骨肉深情。母亲去世以后，他去送葬，

把母亲埋在了山上，诗人向母亲告别时说道：“母亲，你上山了/你上山后，山上就多了一座山……我一辈子比水还低的母亲/因为这座山站到了高处/我一辈子像草一样卑微的母亲/在这座山上伟大”（《在雨中送母亲上山》）。诗人在写自己的母亲，但也是在为底层民众发声，说出了卑贱者最崇高的道理。

除了写自己的亲人，卢卫平更把眼光投射到当下社会，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底层的生存现状。《粉笔灰》写他的小学语文老师，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：“我问他/你每次上完课后/都会拍一拍身上的粉笔灰/为什么那么白/都跑到你头发上去了”，

老师“没回答我粉笔灰的提问/就像我的父亲/一辈子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/没回答我一个正直的人/怎样才能少走弯路”。

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复杂和丰富

比较而言，当卢卫平写父母、写老师这样身边的亲人的时候，他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入诗，而当卢卫平把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，像这种直接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入诗中的情况并不多。他深知，作为诗歌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，它首先还应该是诗，也就是，诗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，是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、去言说世界。

当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他的

诗歌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的如实展览上，而是把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，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，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。

在世纪初他所写的《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》，表面上是写的苹果，实际上暗示的是城市的街道上簇拥的一群群打工的乡下女孩，她们就像一个个苹果一样，面对着顾客，面对着城市的挑选。这里面融入了诗人对打工族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深切的爱，体现了诗的诗性智慧。这种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则集中表现为“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”。

除了写自己的亲人，卢卫平更把眼光投射到当下社会，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底层的生存现状。《粉笔灰》写他的小学语文老师，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：“我问他/你每次上完课后/都会拍一拍身上的粉笔灰/为什么那么白/都跑到你头发上去了”，

老师“没回答我粉笔灰的提问/就像我的父亲/一辈子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/没回答我一个正直的人/怎样才能少走弯路”。

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复杂和丰富

比较而言，当卢卫平写父母、写老师这样身边的亲人的时候，他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入诗，而当卢卫平把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，像这种直接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入诗中的情况并不多。他深知，作为诗歌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，它首先还应该是诗，也就是，诗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，是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、去言说世界。

当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他的

诗歌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的如实展览上，而是把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，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，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。

在世纪初他所写的《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》，表面上是写的苹果，实际上暗示的是城市的街道上簇拥的一群群打工的乡下女孩，她们就像一个个苹果一样，面对着顾客，面对着城市的挑选。这里面融入了诗人对打工族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深切的爱，体现了诗的诗性智慧。这种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则集中表现为“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”。

除了写自己的亲人，卢卫平更把眼光投射到当下社会，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底层的生存现状。《粉笔灰》写他的小学语文老师，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：“我问他/你每次上完课后/都会拍一拍身上的粉笔灰/为什么那么白/都跑到你头发上去了”，

老师“没回答我粉笔灰的提问/就像我的父亲/一辈子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/没回答我一个正直的人/怎样才能少走弯路”。

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复杂和丰富

比较而言，当卢卫平写父母、写老师这样身边的亲人的时候，他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场景入诗，而当卢卫平把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，像这种直接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入诗中的情况并不多。他深知，作为诗歌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，它首先还应该是诗，也就是，诗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，是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、去言说世界。

当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的时候，他的

把构成一个小镇的人物谱系人口普查般地梳理一遍，构成了一幅有金字塔样貌的社会结构图景

以广度、深度对抗碎片化

□冉正宝



的村镇社会结构、诸多情感要素的纠缠叙述、客家历史和文化的介绍等。而城市场景的写作突然被收紧了，用“大体如此”的共体经验铺陈了打工的环境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基本风貌，线索集中到主人公郭顺贵的身上，叙事节奏奏明加快。

这种时代场景的建构比例和写作特点，显然与写作个体经验的广度息息相关。翰儒没有进城务工和创业的经历，但丰顺县黄金镇的出生成长过程，以及梅州客家地区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的经历，加之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习惯，极大地丰富了他对于客家农村场景的个体经验。

农村场景中的地葱果、酢浆草、竹林、蚂蟥、牛虾、笋虫、黄牛、稻脚、牛耕田、阉鸡阉猪、扎针、接生、剃头等，翰儒先生信手拈来，以描述在时间中的地位、自己与当代的关系，形成可感和可靠的个体经验，赋予作品时代的眼光，让人物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。

由此可以推论，一个60后作家去写一群60后的成长史，个体经验的介入程度会比较高，如其书写民国时期一群青年人的革命奋斗史，由于缺乏与作家自身生命的直接关联，个体经验往往会让位于个体经验与合理想象，进而大大降低写作个体经验的介入程度。

写作个体经验介入程度比较高的作品，一般会有三个方面的特点：一是时代场景鲜活；二是细节翔实丰富；三是读者共鸣强烈。

翰儒的长篇小说《流年河》主要建构了两个场景，农村场景（流年河镇）和城市场景（东莞和深圳）。其中农村场景是作者写作的重心，大致占四分之三的篇幅，用“原本如此”的写作个体经验细致研磨，叙事节奏舒缓，辐射到的领域范围比较广泛，包括自然风物与农耕生活、以人为核心

从自然到